

學 校 問
白鹿書院教規
程董二先生學則

初 學 備 忘
讀書十六觀補
教習堂條約



讀
書
十
六
觀
補

吳
愷
著

中
華
書
局

讀書十六觀補

茂仁吳愷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

余得讀書十六觀。咕嚕之暇。時復省覽。輒有協於心。故依前義。謬益一二。以貽同好。而因知余之貧不
忘道。困而求學也。若取大方之誦。則何恤焉。

呂東萊云。今人讀書。全不作有用看。如人一二十年讀聖人書。及一旦遇事。與閭巷人無異。只緣讀書不
作有用看故也。卽觀史。當如身在其中。見事之利害。時之禍福。卽掩卷自思。使我遇此等事。何以處之。便
學問可以進。知識可以高。方爲有益。朱紫陽云。病中信手亂抽來。得通鑑一兩卷看。正值難處置處。不覺
骨寒毛聳。心膽墮地。向來只作文字看過。全不自覺。真是枉讀古人書也。讀書者。當作此觀。

黃山谷云。凡人胷中。久不用古今書澆灌。則塵俗生其間。照鏡則面目可憎。對人亦語言無味。蘇東坡云。
象犀珠玉。怪珍之物。有悅於人之耳目。而不適於用。金石草木。絲麻五穀。六材有適於用。而用之則弊。取
之則竭。悅於人之耳目。而適於用。用之而不弊。取之而不竭者。惟書乎。讀書者。當作此觀。

孫權謂呂蒙曰。卿今當塗掌事。宜學問以自開益。蒙始就學。篤志不倦。後魯肅見蒙。言議常欲受屈。肅拊
蒙背曰。吾謂大弟。但有武略耳。至於今者。英博非復吳下阿蒙。蒙曰。士別三日。卽更刮目相待。大兄今論

何一稱穰侯乎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甯越少時苦耕。友人謂曰。君學三十年。可免貧賤。越請曰。人休吾不休。人臥吾不臥。如十五年。可以成矣。李爲作淚賦。及輕薄。暗小四賦。李賀作樂府。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。二人竟不遠大。世言文字可以分命之優劣。丁度祖顯盡其家資。置書八千卷。且曰。吾聚書多矣。有好學者。爲吾子孫。後度果登詞學科。官至參政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孟宗少游學。其母制十二幅被。以招賢士共臥。庶得聞君子之言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蘇東坡云。儋州雖數百家之聚。而州人之所需。取之市而足。然不可徒得也。必有一物以揖之。然後爲己用。所謂一物者。錢是也。作文亦然。天下之事。散在經史子書中。不可徒使。必得一物以揖之。然後爲己用。所謂一物者。意是也。不得錢。不可以取物。不得意。不可以用事。此作文之要也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董遇見從學者。苦渴無日。遇曰。當以三餘。冬者歲之餘。雨者晴之餘。夜者日之餘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杜暹聚書萬卷。每卷後題云。清俸寫來手。自校子孫讀之。知聖教。嚮及借人爲不孝。宋綬博學。喜藏異書。手自雠校。嘗謂校書如掃塵。一面掃。一面生。每三四校。猶有脫誤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胡鴻臚寺野談云。關中非無積書之家。往往束置度閣。以飽蠹魚。既不假人。又不觸目。至畀之竈下。以代薪薪。余每恨蠹魚之不若也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尤延之嘗謂。餓讀之以當肉。寒讀之以當裘。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。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。其嗜書

之篇如此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。作史記。後坐舉李陵。陵降匈奴。下蠶室。有怨言。死於獄。李長吉七歲能詞章。絕出前讓。及將死時。忽畫見一緋衣。駕赤蚪。持一版。書若大古篆。或霹靂石文者。云。帝成白玉樓。立召君爲記。少之。長吉氣絕。生時二十四年。位不過奉禮太常。中人亦多排擠毀斥之。豈才而奇者。帝獨重之。而人反不重邪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。一卽類以求。二旁類以求。三因地以求。四因家以求。五曰求之公。六曰求之私。七因人以求。八因代以求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司馬溫公資治通鑑。稿雖數百卷。顛倒塗抹。訖無一字作草。至老而不爲疲。亦只是精神。不在嗜好上分去耳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曾子每讀喪禮。泣下沾襟。蒯徹讀樂毅傳。輒流涕。楊雄悲屈原不容於世。作離騷。讀其文。未嘗不流涕。王哀傳。哀讀詩至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未嘗不三復流涕。門人爲廢蓼莪之篇。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。必哀咽不已。梁武帝每讀孝子傳。不終軸而悲慟。王子叡四歲喪父。初讀孝經。資於事父。輒流涕歔歔。楊敞舅子問歔讀詩至渭陽未耶。飲便號泣。舅子亦對之歔歔。情感所至。不能自己。如此。古云。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墜淚者。其人必不忠。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墜淚者。其人必不孝。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墜淚者。其人必不友。蓋信乎其然也。崔敦詩云。觀建炎詔文。義理明而氣勢壯。便知天下必能中興。又觀六

朝之文破碎，遂有土地分裂之象。觀五代之文粗悍，遂有草茅崛起之象。可謂有識者之言也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譚苑云：學者當取三多，讀書多，持論多，著述多。三多之中，持論爲難。夏公演語客曰：君子有三惜，此生不可惜也。此日閒過，二可惜也。此身一敗，三可惜也。客矍然避席曰：名言也。讀書者常作此觀。蕭德言晚節學愈苦，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。妻子諫曰：老人何終日自苦如此？答曰：對先聖之言，何敢憚勞。讀書者當作此觀。

讀書十六觀者，陳眉公之所纂也。茂仁吳先生愛而補之，因錄原書於前，而附所增於後。眉公書已刻於續說郛中，余故去之，而專取先生所補以惠同好。先生爲吳方伯公元垣之子，以前朝明經隱居不仕，甲乙以後，足跡不入城市，惟以讀書力田課子孫爲事。後之觀是編者，可以想見其爲人焉。嘉慶五年正月十一日，葉士趙紹祖識。